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秋天的色彩

羅坤

秋，是一位從容的畫家，以天地為畫卷，悄然潑灑著大自然的顏料。當第一縷真正攜著涼意的風拂過大地，色彩的變奏便開始了。最先感知到的，是樹葉的私語。它們不再是一片單一的、喧囂的綠，而是在風中沙沙作響，那聲音是色彩過渡的序曲。綠色悄然沉澱，邊緣泛起微黃，繼而染上深淺不一的赭石、丹紅與金黃。

每一片葉子都是一次獨立的渲染，整片山林便是一幅徐徐展開的巨作，絢爛而靜默。

秋天的腳步，總是沉甸甸地叩響園子的竹門。它舞動起來，牽引著收割機在廣袤的田野上劃出金色的軌跡。稻浪翻滾，是這片土地上最磅礴的旋律。沉甸甸的稻穗謙遜地低垂著頭，那是果實對根土的禮讚。

村民們的汗水，早已融入這片土地，此刻化作額角的晶瑩和臉上縱橫的溝壑裡漾開的笑容。鎌刀的揮動，稻束的捆紮，這些動作重複了千年，每一次彎腰與起身，都是人與季節最默契的共舞，收穫著一整年的期盼。

園子裡，則是另一番熱鬧景象。誠實的紅薯在土壤下默默積蓄著甜蜜；紅艷的朝天椒簇擁在枝頭，像一團團凝固的火焰；晚熟的西瓜圓滾滾地臥著，與一旁敦厚的南瓜竊竊私語。水塘邊的菱角、毛豆，田埂上的芹菜、菠菜，都在秋陽下拉長了影子，彷彿在沉思。唯有那茄子，沉澱著深紫色的光澤，靜待一陣更涼的秋風來為它完成最後的鍛亮。果香是這裡無形的綢帶，纏繞著每

一寸空氣。紅彤彤的蘋果壓彎了枝頭，那是陽光凝結成的甜蜜；黃澄澄的梨子掛滿枝頭，表皮光滑，透著溫潤的光；紫瑩瑩的葡萄串串相擁，蒙著一層薄薄的白霜，像是秋晨的贈禮。果農們穿梭其間，他們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托住果實，輕輕一旋，那一聲清脆的脫離，便是秋日畫卷中最滿足的音符。

若說晴空的秋是明快的油畫，那麼秋雨中的世界，便是一幅朦朧的水彩。雨滴漸漸滌滌，敲在窗檻上，灑在葉片間，聲音清脆而綿長。它洗去了夏日的最後一絲塵埃，讓所有的色彩都變得更加溫潤、深沉。泥土受此潤澤，散發出一種質樸而芬芳的氣息。那些在細雨中依然挺立的菊花，黃的、白的、紫的，成為這濕潤畫卷中最具風骨的筆觸，它們不畏這清寒，反而愈發精神，為秋增添了一分堅韌的意味。

當夜幕降臨，秋便收起了它斑斕的色盤，換上了深邃的底色。月色如洗，清輝灑滿庭院，繁星像是被仔細擦拭過，在天幕上靜靜閃爍。白日裡的一切喧鬧都歸於沉寂，只剩下草叢中秋蟲的低吟淺唱，那是秋天最溫柔的搖籃曲。於窗前仰望，天地遼闊，讓人心生寧靜，也生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

白日的公園裡，又是另一番人間煙火。楓葉的紅色尚在醞釀，從邊緣開始，一點點向內滲透。長椅上，老人們安詳地坐著，享受著陽光最後的暖意；孩子們則在鋪了薄薄一層落葉的空地上奔跑，腳下發出卡嚓卡嚓的脆響，他們的笑聲和著陽光，在乾爽的空氣裡迴盪。

秋天把最豐碩的果實、最濃烈的色彩都奉獻給了大地。這色彩，在翻滾的稻浪裡，在繁縝的枝頭間，在雨後的清新中，也在月下的靜謐裡。它是一首無需唱出口的讚歌，被每一個辛勤耕耘和靜靜品味它的人，珍藏在心底。

山茶花不語

馮秀雪

在鄉村的三尺講台上駐足已有數載，春秋更迭，我以為歲月的河流早已將一顆心沖刷得圓潤而堅韌，足以應對風雨。然而，那個深夜，一部名為《美麗的山茶花》的電影，以其質樸無華的光影，輕易地穿透了我層疊的鎧甲。它不像巨石落入湖心激起轟鳴，卻似一根無聲的銀針，精準深入情感最柔軟的深處，讓我這個自詡冷靜的旁觀者，在萬籟俱寂中，潰不成軍，淚如雨湧。

影片中，有一幕場景長久地釘在我的腦海：那群山裡的孩子，排著隊，仰著塗滿

文藝副刊



不均勻胭脂的小臉，用一種近乎莊嚴的神情，懇請他們的支教老師「選一個媳婦」。沒有嬉笑，沒有玩鬧，那一雙雙清澈的眼眸裡，盛滿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鄭重。他們或許無法用言語闡釋「挽留」的複雜含義，卻在懵懂中，拿出了自己認知裡最珍貴、最具有份量的籌碼——那個名為「未來」的自己。這是一種怎樣笨拙而又燁烈的真誠？他們不懂教育的宏大意涵，也不解所謂的投入與產出，眼神裡閃爍的，僅僅是對知識最本能的飢渴，對溫暖陪伴最直接的企盼。那一刻，我作為教師的靈魂被深深地震撼，淚水決堤，只為這一份沉甸甸、未經雕飾的真心。

比孩子們的舉動更顯沉默，也更為沉重的，是村民們的愛。為了能讓老師睡一個安穩覺，他們默然處置了家中豢養多年、早已視若親人的狗。在城市的價值天平上，這或許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悖論，甚至顯得有些殘酷；但在那片貧瘠又深厚的土地上，這已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最極致也最決絕的體貼方式。這份愛，沒有聲音，不求回報，卻重如千鈞，壓在心頭，讓人鼻尖發酸，久久無言。

而影片裡的那位年輕老師，從最初的迷茫、掙扎，到最終選擇留下，將根須深深

扎進這片土地。他並未創造什麼彪炳史冊的偉業，有的只是日復一日的陪伴，是清晨的朗朗書聲，是黃昏的諄諄教誨。作為同行，我深知這平淡如水的堅守背後，需要怎樣的勇氣與擔當。他並非以一個「奉獻者」的姿態居高臨下，而是真正地彎下腰，走進孩子們的世界，讓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是一種生命的融入，是用自己的光，去點亮另一群生命的旅程。

這部電影，於我而言，是一汪滌蕩心靈的清泉。它讓我停下匆匆的腳步，重新審視「教育」二字的真諦。教育，從來不是單向的知識傾瀉，而是師生之間一場溫暖的生命互動，是相互的滋養與共同的成長。它就像山間靜靜綻放的茶花，不喧囂，不張揚，卻自有其堅韌的力量與悠遠的芬芳。那些純真的孩子和那位可敬的同行，用他們的故事，為我上了深刻的一課。

如今的淚水早已被夜風拭乾，但那份源自心底的觸動與反思，卻如一枚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裡。它將繼續激勵著我，在這條看似平凡卻意義非凡的鄉村教育道路上，一步一步，踏實前行。

山茶花不語，自在芬芳。教育亦然，於無聲處，完成生命的照亮。

初冬雪至

陳梓巖

我是喜歡雪的，尤其是這頭一場。

向來不覺著冷是什麼壞事。看窗外雨雪將落未落時，便盼著它痛快地下來。待真見了雪影子，反倒不急了，總要等它鋪勻了地面，才推門出去站站。呵出的白氣，在眼前裊裊地散，像是給這初冬添了個註腳。

雪是輕輕巧巧的，不像嚴冬那般劈頭蓋臉。一片一片，斜斜地飄，倒像誰在天上寫字。偶爾伸手接幾片，涼意剛傳到掌心就化了。樹枝上積了薄薄的一層，遠山還露著青黑的脊背，這雪下得客氣，像是先來探個路。

風裡帶著初雪的清潤，往領口裡鑽，卻不刺骨。那股子涼，慢慢地滲進衣衫裡，倒讓人精神一振。忽然想起年少時，一見下雪就要往外衝，母親總在身後喊：「添件衣裳！」如今雖不再那般莽撞，但這份歡喜還在。

舊燕巢裡積了雪，給風一吹，便簌簌地往下掉。天地間朦朧籠罩的，飛鳥都躲起來了。

湖邊的泊舟覆了層薄雪，忽然想起柳宗元那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意境，究竟是孤寂，是清高，還是別的什麼？各人看各人的景，各人得各人的趣罷。

樹枝上結著細碎的冰晶，輕輕一碰，便落進脖頸裡，涼絲絲的。抬頭望見遠處有座塔，雪只蓋住了塔頂，身子還清清楚楚地立著，像個戴了白帽子的老人。

雪花擦著耳邊過去，有的停在肩頭，有的落在袖口。

仔細看，每一片都有自個兒的模樣，六角的，星形的，可惜轉眼就尋不見了。人生在世，誰沒有幾分不如意？可雪還在下，日子還要過。就像這初雪，明知停留不久，還是要來這一趟。

這個冬天，忽然想多出來走走了。雪花能飄千里，人為什麼總困在方寸之間？

那些壓在心底的舊事，也該像這初雪一樣，該化的就讓它化去。陽光底下的新雪，亮晶晶的，比什麼都乾淨。

雪還在下，不緊不慢的。我站在院子裡，忽然覺得，自己還是從前那個看見雪就歡喜的少年。

但願多年以後，還能記得今天這般心境，像這初雪，來得悄悄，去得從容，卻在心上留了痕。

自然法如何破解動盪時代的「叢林法則」？

——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史蒂芬·布勞爾

中新社北京11月14日電 題：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動盪與分裂，冷戰思維沉渣泛起，地緣政治衝突此起彼伏。究其癥結，在於人類依然深陷「叢林法則」思維範式和權力驅使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中。要破除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國際社會應重申人類與生俱來的良善和創造力。在此背景下，源于古希臘哲學的自然法學說，以人性本善、天賦人權、平等原則、公正至上為理念，或可為解決當前國際關係癥結提供古老智慧。

現實政治的「叢林法則」不可避免？

「叢林法則」，是17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思維範式，已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該理論的核心假設為人性本惡，生而自私，國際社會是一個無序的自助體系，必須通過強權統治維持秩序，以避免社會陷入混亂。

「叢林法則」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歷史上，奧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英國政治家羅伯特·斯圖爾特（Robert Stewart）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均勢理論家，都持有這種「叢林法則」思維，主張祇有擁有絕對優勢才能維繫國際秩序穩定。現實中，以此為政策依據的國家，則奉行「強權即真理」，將霸權作為本國追求的目標。

在我看來，這種將人類與野獸相提並

論的觀點，直接否定了人類獨特的良善和創造性思維，也成為當前地緣政治衝突的癥結所在。一些崇尚「叢林法則」的國家，將道德、正義感甚至經濟政策中科學有效的原則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它們在政策制定和解決國際政治爭端時毫無用處。這種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與私利博弈，破壞了國際社會通過追求人類共同目標來建構國際關係的願望，繼而引發全球的危機和動盪。

自然法蘊含的「智慧之仁愛」

超越不同文明的共同準則究竟是什麼？國際社會需要制定怎樣的規則，才能真正反映人類與世界的關係？

在我看來，這些準則的存在應不削弱世界的多樣性，反而能彰顯人類社會和不同文明具有的普遍特質。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法學說，或能為結束地緣政治動盪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提供新的可能。

自然法的思想淵源，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這一古老的哲學理念，主張人類本性中存在著普遍適用的道德準則，一些權利因人類本性的中德而天然存在，包括天賦人權、平等原則、公正至上等理念。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德國思想家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進一步發展和闡釋了自然法學說。

他認為，即便語言不通、文化迥異的國家或文明，也能在秩序中找到共鳴，並將這種理念稱為「智慧之仁愛」，即是對全人類的關愛。

萊布尼茨與孔子隔空對話

萊布尼茨的政治思想，力主人性中的善和正義，與霍布斯的「叢林法則」截然相反，卻與中國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及《易經》中的觀點異曲同工。萊布尼茨認為儒家思想強調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與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傳統相似。此外，萊布尼茨認為宇宙萬物存在內在規律性，同樣與孔子的天命觀存在契合之處，均體現了人類思維與自然相統一的原則。

萊布尼茨雖從未到過中國，但他始終對中國文化懷有濃厚興趣。通過與在中國的傳教士保持書信往來，萊布尼茨向他們請教關於中國的問題，這也對其學術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來華法國傳教士白晉對《易經》有較深研究，在往來書信中，他向萊布尼茨介紹了《易經》相關內容。萊布尼茨晚年還撰寫了《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闡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自然法理念與中國文化的相似性。這一論著至今仍是架設中歐思想橋樑的基石之一，為當下中歐文明間的交流和共鳴奠定了基礎。

從思想上重塑國際關係準則

將對人性的基本理解擴展到更廣闊的國際領域，可以看到世界正在分裂出兩種對立的理念：一方是單極世界格局——美西方國家繼續基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自由主義經濟原則主導全球秩序，在殖民主義、文化和種族優越論的舊世界裡繼續推行霍布斯式的「叢林法則」；另一方面是新興經濟體

和發展中國家，倡導塑造以和平與發展為導向、尊重所有國家主權的國際關係新準則。

當今歐洲思想界面臨的重大挑戰，在於人們拋棄了萊布尼茨的哲學體系，而以霍布斯的「叢林法則」取而代之。然而現實是，當面對關稅和貿易壁壘，以及金融、貨幣危機時，使用武力、衝突等暴力手段並不能解決問題，多極化的世界遠勝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單極世界，協商對話才能在促進國家間關係中發揮作用，並有利于更好應對全球性問題。

尊重文化與民族多樣性，必須遵循某些對世界發展至關重要的原則。當前，作為國際法與國家主權的重要框架，聯合國及《聯合國憲章》確立了主權平等、多邊主義、國際法治等基本原則，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礎；中國倡導的共建「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通過在全球框架內推動合作共贏與友好關係，也在為文明間的對話和相互理解提供思想智慧，引領人類文明邁向更加美好與安全的未來。

筆者認為，要化解當今世界的種種危機，重拾自然法的思想精髓，同樣是實現各國相互理解甚至建立友好關係的關鍵路徑，並能為更好推動世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作用。

今天，人類面臨的挑戰不僅在於避免戰爭與衝突，更需要從因果關係的視角把握現實秩序，重新定義國家間關係的思維方式，尋找「叢林法則」的替代方案。構建維護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但這也是人類社會掙脫地緣政治思維桎梏、通往真正和平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捐本會菲幣十二萬元創立林忍治文教基金，仁風義舉，良堪足式，特藉報端，以資表揚，並申謝忱！

曾國鵬喪偶

和記訊：僑商曾國鵬先生尊夫人曾府黃夫人諱清芬（晉江下輩村）亦即曾華揚，華德，燕燕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十時二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九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擇訂十一月廿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告

王吳淑敏

（晉江杏田）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MARIGOLD）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六時

曾黃清芬

（晉江下輩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